

青箱雜記

第二函
函十九冊

據四庫全書本

青箱雜記

涵芬樓藏版

青箱雜記卷一

宋 吳處厚 撰

雷德驤長安人太祖時久居諫諍之任有直名與趙普有隙時普以勳舊作相寵遇方渥驤間請對言普專權容堂吏納賂由是忤旨貶商州司戶歲餘其子有隣搥登聞鼓訴冤鞠得其實堂吏李可度除名餘黨皆杖脊黥配遠州出普知河陽召德驤復舊官擢有隣守校書郎後普復入相德驤懇乞致仕太宗勉之曰朕終保卿必不爲普所擠有隣性亦剛鯁有父風太宗嘗面諭有隣朕欲用汝父爲相何如有隣對曰臣父有才略而無度量非宰相器乃止有隣弟有終亦有才平蜀寇最有功爲宣徽使薨德驤有終父子二人常並命爲江南兩路轉運使當世榮之王禹偁贈詩二首其一曰江南江北接王畿漕運帆檣去似飛父子有才同富國君

王無事免宵衣屏除奸吏魂應喪養活疲民肉漸肥還有文場受
恩客望塵情抱倍依依其二曰當時詞氣壓朱雲老作皇家諫諍
臣章疏罷封無事日朝廷猶指直言人題詩野館光泉石講易秋
堂動鬼神棘寺下僚叨末路齋心唯祝秉鴻鈞蓋禹偁常出德驤
門下而德驤深於易酷嗜吟詠故也

有終有將略自平蜀後人爲立祠又嘗以私財犒士貧不能足貸
錢以給比捐館時猶逋三萬緡真宗特出內帑償之故魏野哭有
終詩曰聖代賢臣喪何人不慘顏新祠人祭祀舊債帝填還鹵簿
塵侵暗銘旌泪洒斑功名誰復繼勅葬向家山

洛陽龍門有呂文穆公讀書龕云文穆昔嘗棲偃於此初有友二
人一人則溫尙書仲舒一人忘其姓名而三人誓不得狀元不仕
及唱第文穆狀元溫已不意然猶中甲科遂釋褐其一人徑拂衣
歸隱後文穆作相太宗問昔誰爲友文穆卽以歸隱者對遽以著

作佐郎召之不起故文穆罷相尹洛作詩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
提相印出黃扉九重鸛鷺醉中別萬里烟霄達了歸隣叟盡垂新
鶴髮故人猶著舊麻衣洛陽謾道多才子自嘆遭逢似我稀所謂
故人蓋斥其反歸隱者

文穆有大第在洛中真宗祠汾時車駕幸止其廳後人不敢復坐
圍以欄楯設御榻焉卽今張文孝公宅是也

張文孝公觀以真宗幸亳歲狀元及第致仕樞密副使而其父尙
無恙父名居業周易學究性友弟滯選調三十餘年年六十餘始
轉京秩以主客員外郎致仕見其子入踐樞府授大府卿壽九十
卒卒未逾年張公亦捐館故諡文孝乃知張公貴達皆其父福慶
所致

李文正公昉深州饒陽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卽位用以爲
相常語昉曰卿在先朝未嘗傾陷一人可謂善人君子故太宗遇

防亦厚年老罷相每曲宴必宣赴賜坐防嘗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防詩務淺切效白樂天體晚年與參政李公至爲唱和友而李公詩格亦相類今世傳二李唱和集是也公有第在京城北家法尤嚴凡子孫在京守官者俸錢皆不得私用與饒陽莊課併輸宅庫月均給之故孤遺房分皆獲沾濟世所難及也有子宗諤仕至翰林學士篇什筆札兩皆精妙太宗朝嘗以京官帶館職赴內宴閣門拒之宗諤獻詩曰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覩赭黃衣無聊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下第歸蓋宗諤嘗舉進士御試下第故詩因及之太宗卽時宣召赴坐後遂爲例雖選人帶職亦預內宴自宗諤始也

王文正公旦相眞宗僅二十年時值四夷納款海內無事天書荐降祥瑞沓臻而大駕封岱祠汾皆爲儀衛使扈蹕處士魏野獻詩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來

伴赤松遊

世傳真宗任旦爲相常倚以決事故歐陽少師撰旦神道碑銘曰國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著龜公雖荷真宗眷委之重每慎密遠權以自防故君臣之間略無纖隙可窺

公與楊文公億爲空門友楊公謫汝州公適當軸每音問不及他事唯談論真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秤聊表村信蓋汝唯產栗而億與王公忘形以一秤栗遺之斯亦昔人雞黍縞紵之意也

世傳王公嘗記前世爲僧與唐房太尉事頗相類及將捐館遺命剃髮以僧服歛家人不欲止以緇褐一襲納諸棺而已然公風骨清峭頃頃微結喉有僧相人皆謂其寒薄獨一善相者目之曰公名位俱極但祿氣不豐耳故旦雖位極一品而飲啗全少不畜聲伎晚年移疾在告真宗嘗密齋白金五千兩表謝曰已恨多藏況

青記卷一
三
無用處竟不受之其清苦如此

彭齊吉州人才辯滑稽無與爲對未第時常謁南豐宰而宰不喜
士平居未嘗展禮一夕虎入縣廨啗所蓄羊棄殘而去宰卽以會
客彭亦預翌日彭獻詩謝之曰昨夜黃斑入縣來分明踪跡印蒼
苔幾多道德驅難去些子猪羊引便來令尹聲聲言有過錄公口
口道無災思量也解開東閣留取頭蹄設秀才南方謂押司錄事
爲錄公覽者無不絕倒齊以大中祥符元年姚煜商本下及第仕

至太常博士卒

陳亞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蓋近世滑稽之雄也嘗著
藥名詩百餘首行於世若風月前湖近軒窗半夏涼某怕臘寒呵
子下衣嫌春暖宿曾微類紗裁及贈祈雨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
師晒作葫蘆耙類巴之類極爲膾炙又嘗知祥符縣親故多借車
馬亞亦作藥名詩曰地居京界足親知倩借尋常無歇時但看車

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皮覽者無不絕倒亞常言藥名用於詩
無所不可而幹運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曰延胡索可
用乎亞曰可沉思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遷延胡
索人此可贈游謁窮措大聞者莫不大笑

亞與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當軸將用之而爲言者所抑亞作藥
名生查子陳情獻之曰朝廷數擢賢旋占凌霄路自是鬱陶人險
難無移處也知沒藥療饑作類說寒食薄作類說何相悞大幅紙連粘

甘草歸田賦亞又別成藥名生查子閨情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

深白紙書難足

作類說

字字苦參商故要檳

作類說

郎讀分明記得約

當歸遠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曲其二曰小院雨餘

本原

及類說改

涼石竹生風

類說作

砌羅

深本及詞本作

扇儘從容半下紗幮

睡起來閑坐北亭中滴盡眞珠淚爲念壻辛勲去折蟾宮桂其三

日浪蕩去未

作類說

來躑躅花頻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銷半琵琶

閑抱

類說作後

理相思必撥朱弦斷擬續斷朱

原本及詞本作宋英類說改

弦待這冤家

看亞又自爲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中間全沒

肚腸外面強生稜角此雖一時俳諧之詞然所寄興亦有深意亞

又別有詩百餘首號澄

類說有補字

源集有歲旦示知己云收寒歸地底

表老向人間又與友人郊遊云馬嘶曾到寺犬吠乍行村送歸化

宰王秘丞赴闕云吏辭如賀日民送似迎時懷舊隱云排聯花品

曾非僭愛惜苔錢不是慳亦自成一家體格

亞性寬和累典名藩皆有遺愛然頗真率無威儀吏不甚懼行坐

常弄瓢子不離懷袖尤喜唱清和樂知越州時每擁騎自衙庭出

或由鑑湖緩轡而歸必敲鐙代拍潛唱徹三十六遍然後已亦其

性也

郎中曹琰亦滑稽辯捷嘗有僧以詩卷投獻琰閱其首篇登潤州

甘露閣云下觀揚子小琰曰何不道卑吠狗兒肥次又閱一篇送

僧云猿啼旅思悽琰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座中無不大笑

龍圖劉燁

原本誤作燁下周惡從商本改案宋史燁溫叟子附溫叟傳

亦滑稽辯捷嘗與內相劉筠聚

會飲茗問左右曰湯滾也未左右皆應曰已滾筠曰僉曰鯨哉燁應聲曰吾與點也

燁又嘗與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燁謂曰馬何故遲筠曰只爲五更三言點蹄也燁應聲曰何不與他七上八意欲其下馬徒行也

青箱雜記卷一

青箱雜記卷二

宋 吳處厚 撰

龔穎邵武人先仕江南歸朝爲侍御史嘗憤叛臣盧絳殺其叔慎儀又害其家後絳來陛見舞蹈次穎遽前以笏擊而踣之太祖驚問其故穎曰臣爲叔父復讎非有他也因俯伏頓首請罪極言絳狼子野心不可畜太祖卽下令誅絳而赦穎

穎自負文學少許人談論多所折難太宗朝知朗州士卒造其門獨丁謂贊文求見穎倒屣延迓酌對終日以至忘食曰自唐韓柳後今得子矣異日丁獻詩於穎穎次韻和酌曰膽怯何由戴鐵冠祇緣昭代獎孤寒曲肱未遂違前志直指無聞是曠官三署每傳朝客說五溪閑凭郡樓看祝君早得文場雋况值天堦正舞干慎儀亦任江南爲尙書禮部侍郎崇政殿學士嘗奉使嶺表劉主囚

之踰年不遣愼儀憂悸不知所出乃然頂禱佛願捨宅建寺庶遂
生還未幾劉主女病譖語曰且急遣龔愼儀歸國不然我卽死劉
主懼遣之愼儀尋歸以宅爲寺卽今邵武玉堂里香嚴寺是也江
南平以愼儀爲歙州刺史盧絳領叛兵數千入其城愼儀坐黃堂
治事有絳部曲小校熊進直前刃之舉族遇害惟二女弗忍殺攜
以自隨比入閩中二女猶記憶鄉里至玉堂香嚴寺徘徊不前曰
此是我家就死足矣絳卽殺之里老言愼儀爲兒時戲於道傍有
胡僧過目之曰此兒骨法亦貴但恨有凶相恐不得令終竟如其
言

五代之際天下割裂太祖啟運雖則下西川平嶺表收江南而吳
越荆閩納籍歸覲然猶有河東未殄其後太宗再駕乃始克之海
內自此一統故因御試進士乃以六合爲家爲賦題時進士王世
則遽進賦曰搆盡乾坤作我之龍樓鳳閣開窮日月爲君之玉戶

金闕帝覽之大悅遂擢爲第一人

是年李巽亦以六合爲家賦登第賦云闢八荒而爲庭衢并包有
截用四夷而作藩屏善閉無關此亦善矣然不若世則之雄壯巽
字仲權邵武人以蜃樓土鼓周處斬蛟三賦馳名累舉不第爲鄉
人所侮曰李秀才應舉空去空回知席帽甚時得離身巽亦不較
至是乃遣鄉人詩曰當年蹤跡困泥塵不意乘時亦化鱗爲報鄉
閭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蓋國初猶襲唐風士子皆曳袍重戴
出則以席帽自隨巽後仕至度支郎中兩浙轉運使卒與王禹偁
相友善今小畜集有送李仲權赴官序卽巽也

世傳潘閬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戴又禹偁贈崔遵慶及第
詩云且留重戴士風多則國初舉子猶重戴矣

天聖以前烏幘惟用光紗自後始用南紗迨今六十年復稍稍用
光紗矣

世傳陳執中作相有壻求差遣執中曰官職是國家的非臥房籠篋中物壻安得有之竟不與故仁宗朝諫官累言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而仁宗注意愈堅其後諫官面論其非曰陛下所以眷執中不替者得非以執中嘗於先朝乞立陛下爲太子耶且先帝止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誰執中何足貴仁宗曰非爲是但執中不欺朕耳然則人臣事主宜以不欺爲先

執中好閱人而解賓王最受知初爲登州黃縣令素不相識執中一見卽大用勅舉京官及後作相又薦館職賓王仕至工部侍郎致政家雄富諸子皆京秩年七十餘卒賓王爲人方頤大口敦龐重厚左足下有黑子甚明大

馮瀛王道詩雖淺近而多諳理若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之類世雖盛傳而罕見其全篇今並錄之詩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

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

類說作又

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偶作

云莫爲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世譏道依阿詭隨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而余嘗采道所言與其所行參相考質則道未嘗依阿詭隨其所以免於亂世蓋天幸耳石晉之末與虜結讐懼無敢奉使者

類說有少主批令四字

宰相選人道卽

批奏

類說有云字

臣道自去舉朝失色皆以謂墮於虎口而道竟生還又

彭門卒以道爲賣已欲兵之湘陰公曰不干此老子事中亦獲免初郭威遣道迓湘陰道語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語莫遣道爲妄語人及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太山壓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誠任直委命而行卽未嘗有所顧避依阿也又虜主嘗問道萬姓紛紛何人救得而道發一言